



书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赫尔岑



悦读



美美与共——读朱光潜《有趣的灵魂都有静气》

■黄东光

朱光潜是现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他的许多关于美学的著作，旁征博引，读来余韵悠长，让人回味无穷。近读他的文化随笔《有趣的灵魂都有静气》（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12月出版），仿佛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徜徉于曲径通幽的艺术境界里，品咂着他大道至简的释义，深为一滴水能照见太阳的光辉心悦，更为寻常之中能领略到美的真谛而欢欣。

全书站在治学的高度，普及美学常识，力求增强人们的美学意识，在夯实大众美学底蕴的同时，以期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美学境界。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滋养，旨在阐释一种最朴素的道理，“所谓美好就是摆脱功利之心，以不刻意为之的

视角，发现生活中的无用之美。”

书中，朱光潜一边潜心谈美的概念、美的范畴、美的功用，一边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怎样去认识美、发现美和创造美。在他看来，不管你是置身火热的现实生活，还是游离于严肃紧张的法则规程之外，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评品所谓美和丑，除了拿特定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取决于人们看待这些事物的态度。心逢喜事者，自然看什么都觉得美，反之，必然会漠然视之。对于这种现象，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却秉持着心理学家的细腻，他由此生发开去，十分看重“心静”的作用，甚至把它提升到关乎工作和事业成败的高度去探究。而朱光潜言及的这种“静”，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更不是消极避世。而是视其为心界的空灵，放弃一些非分之想，保持一分内心的纯净和澄明。“你的心界愈空灵，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嚣。”而有了这种心态，则忙中也能生出静趣，他强调说，这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

古人云，静能生定，定能生慧。即便站在朴素的唯物史观来看，“静气”也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大千世界的美。那么，身处纷繁尘世，又该如何透过层层迷雾，去发现真正的美？朱光潜用了两个字——领略。所谓“领略”，就是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此时，就要善于将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区分开来。一方面，艺术之美来源于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它又高于自然之美，两者既相辅相成，又显示出层次、

境界上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将二者巧妙地甄别出来，以培养正确的看世界的眼光。此时，除涵养必要的静气之外，还需要增强一定的美学修为。书中，朱光潜运用平民视角，通过书信的方式，从生活、艺术、人生等不同方面，解读大自然的山水之美，现实社会的人情之美，翰墨飘香的文化之美，沧桑厚重的历史之美，还有那真挚热烈的爱国之美。在这场雅俗共赏的探寻中，朱光潜带着我们去伪存真，去发现世界本来的面目，渐渐接近美的真相，并归结领悟出美的要义。最终，他以辩证的思维告诉我们，这世界没有纯粹的十全十美，“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因此，他满怀激情地鼓励大众，只有通过奋斗，才能体会到成功的快感。



评弹

读书是一件非做不可的大事

■朱小峰

晚上，我又路过杭州新华书店解放路店，这里一楼的“悦览树”书屋依旧通宵营业。这是怎样的一种温馨的城市文化景观，当繁华散尽的解放路上华灯依旧时，一个又一个的读书爱好者走进了“悦览树”，小屋外，灯亮了又灭，小屋内，人来了又走，灯始终亮着。虽然这小小书房的出现，未必真能让杭州人养成天天挑灯夜读的习惯，对图书店经营者来说，也并非是有有效的盈利手段，但是这24小时书店的象征意义，是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的，正如李克强总理提到的，“希望24小时不打烊书店能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

如今，移动媒体的普及，使得现代人的阅读方式更加便捷，但在网络海量信息面前，人们的阅读慢慢呈现浮躁趋势，很难有深入阅读的耐心，微信朋友圈里，有多少美文，常常被我们用一个点赞动作就轻轻略过。

“阅读并非生活的对立面，阅读就是生活。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阅读维系着超脱，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考。”法国人夏尔·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一书中为我们的阅读建构了一个坚强的理由。丹齐格同时又说：“读书毫无用处，正因为这样，读书才是一件大事。”按照丹齐格的说法，读书正因为没用，才更有意义。这个看似矛盾的表述中，究竟暗含了怎样的阅读价值观？

实际上，在丹齐格看来，“读书无用”是因为这个世界正急速趋向于“物质化的过程”，读书，尤其阅读文学作品，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与权力，因此，读书是无用的；然而，在这个功利色彩浓郁的世界中，人们若与阅读渐行渐远，而沉溺于物质追求，久而久之，丧失了情感与思辨能力，就只能具备动物的本能了。因此，读书又是一件非做不可的大事，它涉及到文化的传承，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与维护。

每学年的第二学期，笔者都要给大一新的新生讲授《大学语文》之类的中文课程，为了促使教学效率的提升，从学期初，我就鼓励学生前去图书馆广泛借阅，并专门安排时间引导他们去图书馆参观感悟。虽然学生的借阅热情不是陡然高涨，但是总归有一些学生从此踏入图书馆那神圣的知识殿堂，开始在夜深时静心读书，把这件非做不可的大事纳入日程中，令我深感欣慰。

读白居易诗，常常为“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舟中读元九诗》）一诗感动唏嘘。在漫长水途中，一个深秋的夜晚，白居易伴着荧荧灯火，细读好友元稹的诗卷，由于想念友人，更想起坏人当道，朝政日非，因而，满腔汹涌澎湃的感情，使得他无法安枕。这种公义私情交织相融而涌动的情绪，只有在如此夜静人孤的读书环境中，才能在作品中自然生发。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题老学庵壁》），晚年闲赋山阴（今绍兴市）的陆游，在空有报国之志的抑郁孤愤中，仍然坚持读书以求宁静，作为今人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白白浪费夜晚的大好读书时光。“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宋·刘子翥《绝句送巨山》其二），这样浪漫而美妙的深夜读书，我们是否也可以尝试几回呢？



一周一本电子书·浙江省职工书屋



大秦帝国



萧然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春秋称霸到战国争雄，从崛起到建国的漫长五百多年，从一统天下到国破家亡的短短十五年，中华第一帝国——秦国的风雨摧折、兴衰成败在书里徐徐展开……

扫码识别在线阅读



读思录



骨肉至亲的爱与怕——读蔡怡《忘了我是谁》

■李庆林

蔡怡女士在完成《烤神仙》那本书时，她的父亲已经失智，俗称老年痴呆，学称阿尔兹海默症。俗称她出版《忘了我是谁》时，她父亲已几乎完全不认识她，如她书中所写，她父亲忽然有一天问她：“你这个人是谁？”

蔡怡女士经历了旅居美国16年的生活后，回到台湾细心照料年迈的父亲。在像照顾婴儿一般将父亲照顾到86岁高龄时，她用孝心和汗水浇铸出一本散文集《忘了我是谁》。这本书分为两辑，第一辑“说不完的冬话”当中的一篇一篇文字，专门记录和抒写她与父母间的点滴故事。

先是遭遇母亲去世，其后目睹父亲的老年痴呆症状一天比一天严重。可她并未惊慌，静下心来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逐渐迷失自我的父亲。她坚强、乐观、豁达，

编了许多儿歌同父亲一道朗诵，同时，她像写日记一样记录着这段艰难时光。然而我们并没有从她灵秀的文字中看到任何抱怨或沮丧，正相反，我读到了她的洒脱和举重若轻，并从她的灵婉叙述里，发现“举重若轻”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忘了我是谁》一书的编辑西离评价：“这是一本看哭所有人的书。作为本书的编辑，好多篇章看得我眼泪直流，无法抑制。”蔡怡女士在书中回忆，在她母亲去世后，失智的父亲常常糊涂地以为她母亲仍在身边，她就想尽一切办法善意地哄骗父亲。可她父亲偶尔稍稍清醒一点时，就会大声恸哭，仿佛她母亲刚刚离世不久。

《小姐，谢谢你》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我和阿弟联手把父亲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尿布、新衣服，全身清爽，我把父亲送回他房间的床上，让他休息，正准备回身收拾浴室里满地的秽物时，父亲突然大声


地喊我——‘小姐，谢谢你啊！’他脸上有满满的笑容。啊，父亲连我也不认得了，称呼我小姐而非女儿。我深深地望着他，也笑了，在心底默默地对他说——‘爸爸，你忘了我是谁没关系，但我永远认得您！’”

就是这样，蔡怡把家中生命里的隐私呈现于我们面前，她甚至违背了中国传统“家丑不可外扬”的准则，将历来被视为圭臬的诸多细节娓娓道出。这是这本书最震撼我的所在，也是最打动我的所在。读着“女儿经”一般生动的一个一个故事，我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她还写道：“生命就是一个轮回，从婴孩来回归到婴孩去，枯萎的是皮囊，灵魂只是在人生这场戏场上转了个圈又回到原点。这未尝不是一种安慰事。”


人生就是这样，当我们不得不面对最亲的人发生变故，或守候他的即将离去

时，我们除了满腔的爱与怕，还能做什么？回观我们任何一个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假如当我们像蔡怡女士一样遭遇骨肉至亲完全不认识我们时，我们能像她一样淡定而从容吗？因此，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已远远超出书中的文字本身。蔡怡女士并没有给任何人开出人生困境的药方，但她告诉了我们怎样去找到自愈的方法。

书中第二辑“忘了我是谁”中，蔡怡女士写了爱人、孩子、父母以及公婆，温情交织，如徐徐春风。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蔡怡女士文字的美感，像极了款款而来的轻音乐，荡涤心灵。譬如她写她与父母间小时候的事，其中一句“一叠又一叠，唱断天涯，还以为可以疗愈‘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她的文字并不能疗愈她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但可以疗愈这世间千千万万颗心……



阅读分享



跟随王蒙活读《红楼梦》

■陈慈林

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天下第一奇书《红楼梦》，一万个读者眼里也会有一万种感受。早在9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评论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王蒙先生，几年前写了本《王蒙活说红楼梦》，他开宗明义表示：“我把《红楼梦》当作一部活书来读，当作活人来评，当作真实事件来分析，当作经验学问来思索。”因此“不是活说，而是活说。”

我尚未开卷，读了此数度语，就已获深益。被称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映照了封建时代的现实生活，记录

了世俗人生的五彩脸谱，折射了各色人等的生存智慧，跟随王蒙活读一遍《红楼梦》，也多少能使我们领悟一点人生哲理。

大观园的权力运行结构当然是重点。大观园就是当时社会缩影，自然有权力格局。但奇怪的是，它一反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大观园的最高领导是贾母，她辈分高、资格老，被称为“老祖宗”，是无法替代的“董事长”。但她毕竟年事已高，于是执掌实权的“总经理”王熙凤就应运而生。此人心狠手辣，控制欲、占有欲、报复欲均极强，她上瞒贾母、下欺余人，形成了一手遮天的局面。只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头来“反误了卿卿性命”。虽然几百年过去了，但我们眼前还是不乏此类鲜活的典型，令我们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深刻。

王蒙认同《红楼梦》“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开场白，认为“《红楼梦》最大的总体性，在于它超越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道德教化剪裁标准的观念。”王蒙感受是“到现在为此，《红楼梦》是唯一的这样的小说：能从总体上逼近一切方面……”相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会赞同王蒙的这个观点，几乎现代社会的所有现象都能够在《红楼梦》里找到影子。

宝黛爱情、金（宝钗）玉（宝玉）良缘是《红楼梦》的重头戏，前者是有缘没分，后者是有分没缘。《红楼梦》借警幻仙子之口，声称贾宝玉为“第一淫人”。但整部《红楼梦》，除了与贴身丫鬟袭人的“初试云雨情”，宝玉其实还真真是个守身如玉的情种。与传统“红学”研究中“扬林抑薛”的观点不同，王蒙对此三人的评价分别是“脂粉丛中乃宝玉之逆旅，浮生梦里有姐


妹之真情，这才是贾宝玉。”“林黛玉的钟情、嫉妒、多疑、纠缠、惧怕，林黛玉的病态，表现了许多弱者的内心，表现了许多强者深藏的、潜意识中不愿人知的那一面内心。”“薛宝钗的表现堪称是文化理想的化身：进退有据，刚柔得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这实是政治家的素质。”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可能遇到类似有分没缘、有缘没分的憾事，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才言二三”，就是许多人的 人生写照。王蒙先生一反传统“红学家”对宝黛爱情、金玉良缘的评价，正是体现了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生智慧，也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王蒙活说红楼梦》提供了很多新视角、新观点，成为映照人生的一面镜子，也成为我们感悟人生的一种途径，值得我们认真一读。



读书笔记



冯骥才告诉你——作家的书房是什么样的？

■袁跃兴

2020年开年，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推出全新随笔集《书房—世界》，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冯骥才说，“我想告诉读者，作家的书房是什么样的，作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在这本《书房—世界》中，冯骥才共辑录了他在2019年夏天所写的77篇精妙短文，并配有近百幅图片，装帧设计韵味雅致，兼具阅读与赏玩之美。《书房—世界》为全彩精装本。

冯骥才的书房，名叫“心居”，意为到书房写作都是因为心难抑，非写不可，书房乃心居是也，故称心居。冯骥才的“心居”，体现了作家的书房的文化属性和精神特性。

作家的书房，处处折射出作家隐秘的精神世界，无不显现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兴趣、审美。“房中堆满书籍文

稿，但静静地坐在里边，如坐在自己的心里；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马行空地想象，天下大概只有书房里可以这样随心所欲。”

冯骥才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近些年来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倍感压力，故而钻进书房，“用一支笔在心中苦苦探寻，去拨开迷雾，穿越困惑，找出道路，找出力量，找出使自己不动摇的动力和思想支撑”。

冯骥才去过冰心、孙犁、贾平凹等不少作家的书房，他相信书房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以及其精神世界的栖息地，它既是作家踏实的靠背，也是向外射击的战壕，书房里是一个一己的世界，也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在书中，冯骥才通过以物言志叙情，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通过一个个人生细节，引申出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以及人生

中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

冯骥才所说的这种“呈现”，让我们读者看到了冯骥才的书房隐秘独特的空间，看到了冯骥才是怎样真诚地面对读者、面对自己的，因为在书房里，“作家的心是没有防备的，作家的一切想象、一切思考也都是赤裸裸的。回到书房，作家要把自己赤诚的心拿出来，书房才有可能成为安顿作家心灵的处所和精神的栖息地。”

很多文人作家，在写到自己的文学写作生活时，都会提到自己的书房，比如现代作家中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叶灵凤等人，国外作家中蒙田、兰姆、吉幸等，他们笔下写书房的文字，可说都是文学瑰宝。书房之于一个作家，可谓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与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尤其其文学写作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他的文学生命有着内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联系，寄寓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亦颇为丰富。